



这一世花开

李萍 著

阅美文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阅美文



这一世花开

李
萍
著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一世花开 / 李萍著. — 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-7-5151-0653-3

I. ①这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0511 号

这一世花开 ZHE YI SHI HUA KAI

出品人 赵 晖

责任编辑 康志刚 曹亚楠

责任印制 陈爱华

责任校对 刘 娟

书装设计 徐慧芳

出版发行  西苑出版社
XUYUAN PUBLISHING HOUSE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: 100013

电 话 010 - 88636419 传真: 010 - 84281520

E-mail: xiyuanpub@163.com

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170 千字

印 张 6.75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51-0653-3

定 价 49.8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

第一辑 我的乡愁总与月光有关

期待一场精神的大雪覆盖我 / 3

日子在滴酒之间穿行 / 9

灶房故事 / 14

创出的幸福 / 18

碓 窝 / 21

旧物的光芒 / 26

舔 碗 / 42

我的乡愁总与月光有关 / 46

记忆总会有偏差 / 50

清明过后是谷雨 / 53

第二辑 游走四方

风的远方 / 59



草儿的领地	/ 62
冰清玉洁尕海湖	/ 65
冬日驻足郎木寺	/ 68
徜徉在青稞架	/ 78
漫步营盘山	/ 82
秋望胡杨林	/ 85
晨昏之间	/ 89
暗 香	/ 94
关山的日出日落	/ 97
大墩峡顶的暮霭	/ 102
静默的石海	/ 108
踏雪民主乡	/ 113

第三辑 高原上的剪影

火车上的月亮	/ 119
西藏的天空	/ 123
雪顿节畅游拉萨	/ 125
永远的布达拉	/ 130
大昭寺前的默想	/ 134



漫步八廓街	/	137
经幡飘飘	/	141
高原之母——纳木错	/	145
倒淌河边的迷失	/	148
暮色里的瞿昙寺	/	151
在西海郡回忆虎符石匮	/	155

第四辑 临夏：五彩缤纷的唯美，沉湎一片落叶

五月牡丹天	/	161
假日小资	/	166
做一朵最美的女人花	/	169
听 秋	/	172
秋苇以枯黄渲染诗意	/	175
花事河州	/	178

第五辑 我在九街等你

我是追光的影子	/	185
美得其所	/	189
吾儿未大吾已老	/	194

复杂的简单 / 197

山那边风景美 / 200

沙葱碎语 / 203

戈壁深处有人家 / 206



第一辑

我的乡愁总与月光有关



期待一场精神的大雪覆盖我



秋冬时节，似乎就该修建宅院，翻修也好，新建也罢。村庄不似城里，只要不停工，一直可以叮叮当当、不舍昼夜地忙碌。

在大地没有封冻之前，村里人都忙着修缮。一年的积蓄，如果不花在修建宅院上，似乎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，会被耻笑、会被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一直被讨论。

小洋楼也好，大宅院也罢，尽自己所能，钢筋水泥的、原木的，依着个人本事，团出自己的天地。

苍茫中，婚丧嫁娶的礼炮，响彻村庄上空，连鸦雀都感到茫然。喜鹊也一反常态地在有白事人家的院墙上无所顾忌地嘎嘎喊叫。村里人似乎一下子变得宽容了，不在乎也不理会喜鹊的叫声。

一年四季在地里奔忙，好不容易在冬日闲了那么几天，还要忙活亲戚朋友邻里的红白喜事，谁还有闲心在乎鸦雀的叫唤是否吉利。

乡下对宅院的修建令人感到惊讶，除了土炕和灶房的锅灶，还有厕所保留了传统又原始的样貌之外，一切都变了。洗

澡间和太阳能热水器，与城里人的客厅一模一样摆设的堂屋，没有炕，只有床。到哪里去找寻曾经的堂屋，它被厢房替代了。只有踏进厢房，一盘土炕，两床被子，两对枕头，安分守己地叠放在炕角，很周正。一床小点的薄被铺开着，伸手一摸，暖烘烘地，不由分说脱鞋上炕。在炕上出生的人，永远贪恋土炕的温热。

循规蹈矩的日子被打破了，早饭不再是睁眼后就该做的，早饭早就不叫早饭了，叫早点。一杯茶，一块馍馍，或者剩菜一热，简简单单就打发了。

电磁炉、电饭煲使用得顺当，除非有事干，或是过年炸馍馍、炸馓子、蒸花卷，才大动干戈地在灶膛烧柴火，锅灶一直是摆设。

日子似乎少了烟熏火燎。城里人向往的土炕，在村子里有点不合时宜。

简单的早点，不端碗似乎不过瘾，少了点什么。可时日一长也就习惯了。怎么不习惯呢？除了几亩薄田，收入全凭打工。打工就在城里，不接受城里的饮食文化，怎么可能坚持不懈地完成一年外出的使命，把钱赚回家呢？

适应多么难得？适应得理所应当，适应得面不改色。

注目那些适应，心在隐隐作痛。当村庄遗失一些美好的回忆时，我也在遗失自己。因为我只是借住在城里的乡下人，我的根在乡下，在一个小山村。

如果不是，为何父母在县城上班，而我会出生在乡下。从呱呱坠地的那分那秒开始，我的骨血里就流淌着乡村的血液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没有被城市融化，相反，越来越清晰了。

日子总要打发。

是否平淡，是否简单，都隐晦在生活的柴米油盐里，谁都

不会在意。

当所有人都追求简单、平凡的日子时，骨子里却有着不平凡、不简单。每日的奔忙，有谁可以直言不讳地说，日子过得平淡、简单就是福？有谁敢在暗自的较劲中快言快语说要的是平凡？

所有的简单隐藏在轰轰烈烈的不简单中呢。

我的想法和做法也令我沮丧，甚至感到羞愧。

当我信誓旦旦地在字里行间表述简单的生活时，我是为了不简单，为了更多的不简单而努力。有几人不是与我一样呢？想必都一样的，只是不敢正视自己罢了。

有时候，我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感到不可思议，很矛盾，然而又在矛盾中一直前行。

世俗的东西掩盖了一些我原有的纯真，但我还是朴素的，有一些纯真的，没有失却乡下人最本真的东西。

父亲长眠在村庄外的那块地里，和他的父辈们守望着巴掌大的麦田，守望着巴掌大的天空。尽管他在世时几乎走遍了山山水水，看过很多景致，除了飞船火箭，他乘坐了爷爷们想都不敢想的交通工具。飞在天上，游在水里，跑在铁轨上，他生命中的遇见很多，可是最终，他还是回到了那个小村庄，在巴掌大的地块安放自己。

我与那个小村庄的联系渗在骨血里，尽管我没有出生在那里，可是我那般地热爱那里。

当然还有一个村庄，我出生的村庄。我姥姥如母亲一样把我带大的情怀，让我不可遏制地想念那个村庄。

所以，我很荒谬，我会吃罢微饭后喝咖啡，我会在田埂上听音乐翻书，我的所作所为与乡村似乎格格不入，与我的身份一点也不搭调。我在我行我素地生活。



村庄很大度，接纳我没有任何理由。不管是因为父亲还是因为姥姥，除了那些崭新的小洋楼和小轿车扎眼地显现外，那份久违的感觉一直存在，而且存在得毫无理由。

我更怀念雪落的村庄，更喜欢下雨的村庄。

瓦楞上的雪意，在一个晴空后，顺着瓦檐滴滴答答，响出一个令人心痒的空间。由不得自己，会像儿时一样伸手去接那些水珠、会做着切割的动作，任手掌来回又来回。水珠溅落在脸上，眨眨眼，凉意穿过肌肤，就连额头都渗出一丝寒意。

我的样子像极了孩子。其实，在村庄面前，我就是孩子，长不大的孩子。只是走得远了点，有时忘记了及时回去看看。

那个黑不溜秋的茶壶，应该叫 pia 子，当地人的发音，我不知道怎样去写那个字。中华文化的璀璨，汉字的博大精深，显现在生活里。一样的炊具，叫法不一。

有些物件演变的过程中，其功能没有改变，改变的只是形状，犹如把旗袍改成连衣裙。

不知道灵魂是否变了，我想我的灵魂应该没有变，否则走得再远，一根丝线还是会拽着、扯着，拉长又收回。那分明是一根脐带，思想的存活，灵魂的呼吸，都在村庄。

我曾经很大胆，不怕死，因为几次煤烟中毒而侥幸存活，一直依赖那句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”的至理名言，所以死亡与我似乎毫不相干。

可是今天，我万分怕死，身体稍有不妥，就跑医院看医生，唯恐猝死在某个暗夜。

究其原因，我也很茫然。于是，越来越喜欢村庄。人还没有老到要怀旧的年龄，却无端地怀念乡下的事物、村庄的一切，不是变老又是什么呢？

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就是这样毫无道理，却又有棱有角有礼

有节，细究，还是藕断丝连的。

藕断丝连得很精妙，乃至变得有些脆弱。那些与我毫无瓜葛的人的死亡，居然引起我的叹息。

清晨偶尔遇见送葬的车马，那挽歌哀乐徐徐，在喷着黑烟的客货车后，一串串纸钱撒在马路上。人立刻变得无比宽容，没有人指责不爱护环境乱丢乱扔。

我的眼圈会发红，为着陌生人，为着不相干的人。

如此面对死亡，我感到害怕，一万次地想象自己死后的样子，一样的仪式，一样的程序，一样亲人们的哀哭，一样被陌生人旁观，而后入土或是化作烟尘，飘飘荡荡在天地间。

如果那样的话，我还宁愿选择巴掌大的地方供灵魂安歇。不管有无轮回，美好愿景还是潜隐着的。

只是不知道，那些越来越荒芜的麦地，是否会被珍视。曾经相依为命的麦田，被抛弃，谁在疼痛？谁在不舍？谁在失去？

我很吝啬，不愿丢弃村庄，也不愿丢弃任何人，相反更贪恋一切。

大概，我就是与生俱来的乡下人，遇见那些啃着馍馍、提着一个大水瓶的人，我会鼻头发酸，不管那人是男是女，不管我相识与否，我都会心疼。他们在城市街头的出现，似乎不合常理，是卑微还是勇敢，我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，他们回到村庄，回到家的待遇，那是至高无上的。那盘土炕，那个家中的所有生命体都属于他们。蓝天白云，碧水绿树，晨风鸟鸣，花花草草，天地间的精灵，由着他们挥霍。

还没到死亡的年龄，想到死，有些匪夷所思，可事实如此。

有谁能够拒绝死亡？有谁能回避死亡？

从乡村来到乡村去，或许就是我最后的归宿，至少目前是灵魂的归宿，少的只是活着的躯体。

所以，隐痛一直隐藏着，隐藏得一点也不显山露水，当我发觉后，我感到了一丝忧伤，那抹忧伤足以致命，足以令我的曾经毫无血色，抑或纷纷扬扬，犹如一场大雪。

于是，我期待一场精神的大雪覆盖我，还有我的村庄，骨血渗透的村庄……

日子在滴酒之间穿行



童年时，喝过乡下麦子发酵的酒，姥姥们叫黄酒。与市面上大米发酵的不是一回事，是小麦的。乡下的黄酒，做起来简单，家家户户都会在麦黄时节，酿上一缸。

缸不大，能盛四五个暖瓶的水。几碗麦子，煮熟，晾温热后，拌上酒酿曲，搅拌均匀，包好，放在热处，两三天后，揭开，那些麦粒彼此黏糊着，我也用食指捏起一小撮，放在舌尖，一股酸酸甜甜的香味，入了胃囊。若酒酿曲放少了，有股酢味，我会将那几粒麦子吐出来，姥姥则不然，全都咽下。

有时候，我会偷偷揭掉包裹物，瞅瞅。我哪里知道，在那几天里是不许打开的，打开味道就不好了。有那么几次，因为我们的偷偷翻看，甜醅做得不好，最后都给鸡当调味品了。

甜醅做黄酒之前，我们会吃上一碗，到最后，大家都不喜欢吃了，于是姥姥会在小提缸里倒上温开水，一天搅一次，两三天，那小提缸就散发出酒味。

姥姥喜欢喝，表哥喜欢喝，表嫂也会喝上一碗，其实，农人都喜欢喝。从麦场或是麦田里回家，不洗手，先跑去舀上一碗，咕咚咕咚喝下，发一声舒服的感叹，间或来一个长尾音饱

喝，整个人似乎精神了，疲乏立马解了一般。尽管手上满是土，还会来第二碗，之后才会洗手，才会歇息。

尤其在碾场那天，村里帮衬的人都来了。一碗自制的黄酒，比起那些烧酒，似乎更对味，两三碗也不会醉，但提神解乏。

一提缸提到麦场上，两个碗，一个在男人们的掌中流转，满一碗；一个在女人们手里转圈，半碗。那时刻，谁也不嫌弃谁，喝得痛快，喝得舒心。

我也是会喝一碗的，到后来就不喜欢那味道，可童年对酒的味道一直铭刻于心。

长大了，可以饮酒了，但不敢放开喝了。儿时受姥姥的影响，说丫头醉酒不好，顾不住自己，会吃亏。我不知道会吃什么亏，但牢牢记住了姥姥的话，一直以来，我是不饮酒的。一杯啤酒下肚，几乎醉得不省人事，坐在人家沙发上闭眼像死人一样难受了半小时。这样的经历之后，内心突然排斥喝酒。所以我滴酒不沾，别说酒，就是喝点醪糟，身体也唱对台戏，脸发红，心跳加速，双眼冒火，一张口，满嘴酒气，活脱脱一只大红鸡冠的母鸡。一直如此，一直到结婚，一直到现在。

记得有次，婆婆做的醪糟，红红的枸杞，浅黄的蛋花，莹白的米粒，还有颗颗绿葡萄，葡萄是罐头那种，看着就馋，经不起撺掇，也就大快朵颐，喝了两碗。

两碗下肚，半小时就微有醉意，气息宛如老牛，呼哧呼哧，脸真成了关公，自己都闻得出的酒气，对镜审视，双眼发红。迈步还轻飘飘的，如踩在棉花上一般。

忽然想哭，但忍住了。

婆婆说醉了，喝点水，去睡一会。我顺从，把软绵绵的身体，扔在床上，没有思想，稀里糊涂也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